老码头上品老酒

□ 施迎合

鄙人喜酒，虽说不上每餐必饮，但若几日不饮上几杯，心底自会涌上几番闲愁，总感觉少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，那味就是一壶老酒里浸润的诗意生活。

我自幼生长在素有“巴蜀秀一枝”的酒乡江津。而江津之酒则出自白沙。白沙地处长江之滨，自古以酿酒驰名，缘于镇西有一河流名驴子溪，溪水清澈，少矿物质，以此溪水、高粱酿的干酒，味甘醇美。因此在很久以前，白沙产酒已成气候。据《江津县志》卷四（乾隆本）记载：“明嘉靖年间（公元1522年），白沙酿酒业已兴起。”文献又记载：“江津产酒甲于省，白沙烧酒甲于津。”清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《江津县志》有“白沙烧酒称最”的记载。民间亦有“江津豆腐油溪粑，要吃烧酒中白沙”的谚语。1944年，爱国将领冯玉祥到白沙募捐宣传抗日时，喝了江津白沙烧酒后，感慨地吟诗赞道：“好水不过驴子溪，好酒不过老白干。”

我虽非土生土长的白沙人，但因好酒，对白沙自有一种久违的亲近感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在江津县志办从事新编县志工作，受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白沙搜集、撰写江津烧酒相关史料。为此，我探寻的足迹遍访驴子溪、槽坊街、东华街、高家坳等地。在那些当时尚在的土法酿酒作坊里，我第一次领略了以红糯高粱为原料，采用传统小曲酒配制工艺，经浸泡蒸煮、加曲糖化、发酵蒸馏、贮存脂化、勾兑酿出的白酒那清香馥郁、绵甜爽净、醇厚丰满、回味悠长的滋味。触景生情，熏熏然间的我也仿佛置身于“白屋诗人”吴芳吉先生吟咏的“几水真真好/津城处处垆/江团青玉盏/竹笋少娘厨/酒贱无须知价饮/街平不必倩人扶/猜拳故意输/爱客谁能如……”的酒之境界里了。

到白沙必定要喝酒。缘白沙一是正宗酒乡；二是白沙有一大批喜酒善饮的文朋好友。如出生于斯的著名画家陈可之，诗人、诗歌批评家杨远宏，诗人杨平等等。文人好酒，与情投意合之人把酒言诗定是生活中的开心之事。到白沙喝酒的最理想之地是“朝天嘴”老码头。该老码头紧靠长江，背倚顺山势地理逶迤上升的古镇街市，因其地形地貌酷似重庆朝天门码头亦有“小朝天门”之称。在老码头上喝酒真可谓人生一大快事。文朋间全不拘泥于酒场形式，三五好友随便找一临江靠街的老酒馆坐下，酒馆系土墙青瓦实木雕花民国风格老建筑，方桌木凳、粗碗竹筷，一瓶土法纯酿江津老烧，几碟农家烧卤家常小炒，酒意酣畅间趁兴眺望码头舟楫帆樯、江上千帆竞游，百舸争流，一股股诗意便伴随着酒意随心随性而生，那情那景该是何等风流惬意！

在老码头上品酒喝的是友情，是豪爽的性情。每到白沙老码头，总有当地“酒仙”端起酒杯大声对我说：“施兄，你硬是酒量凶，从来没看到你喝倒过，来来来！今天兄弟们陪到你不醉不休……”说完，就号召起一帮兄弟伙轮流和我打起了“车轮战”。每每碰到这种场合，我唯有毫不示弱地回应道：“来嘛来嘛，最多不过是喝得脸上红霞飞，再到白沙河滩上去数浪花一堆堆，然后跟到江上的水鸟儿拍打着波浪一起飞……”笑逐颜开之际，端起酒碗叮当一碰，高声大吼一声：“干！”那酒自如流淌的泉水般顺着喉咙滑了下去……

也许是遗传基因的缘故吧，有好酒量的我还得真心感谢我的父亲。我父亲是贵州六盘水市人，从小种地劳作为生，后参加革命成为“刘邓大军”的一员。许是从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吧，见惯生死的父亲自是对酒情有独钟。父亲对于下酒菜从不讲究，几块豆腐干，一把盐花生，几颗干胡豆就心满意足。父亲嗜酒却酒风酒德甚好，喝高了最开心的事就是喜欢亮开粗嗓子唱上几首当时的流行歌曲，什么“二呀嘛二郎山呀，高呀嘛高万丈……”或是“浏阳河，弯过了几道弯，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……”唱了，便惬意地带着满面红霞沉睡在他的江山里……而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，但他喝酒的神态依然活在我心里，似在时时刻刻提醒我，酒是好东西，最好别多喝，把握度和量，活着才快乐。

喝酒的年份久了，对酒的感情亦愈来愈深了，对酒也更挑剔了。为了身体健康我自定了一个饮酒标准：要喝酒，喝好酒，要喝就喝粮食酒，决不喝低档勾兑酒，且特别喜欢产自江津老家的清香型白酒。原因有二，一是清香型白酒由纯粮酿造，是天然发酵产品，不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呈色物质，需以高粱、小麦、水等为原料，经传统固态法发酵制成；二是酒体中保存的易挥发物质少，对人体的刺激小，有利于健康。许是知道我这一喜好似的，今年二月我应约再次来到白沙老码头喝酒，当地朋友特奉献出了两瓶新酿江津酒文化名片“江小白”，打开酒瓶，一股清香馥郁醇厚的味道立即弥漫在空气中，香在我的味蕾，迫不及待小酌一口，顿时酒香占据了全身细胞，整个身心都燃烧起了如火热情。好酒啊好酒！借着酒劲我即兴随口唱道：老码头上品老酒，醇香佳酿解乡愁，山水江津显品味，美酒还数“老码头”……

小院之变

□ 罗安会

人这一生吧，总会有那么几次举家搬迁。这搬迁，有时是自觉的，有时是被动的。举家搬迁，其背后反映出的，是时代的变化与国家的发展。比如我，这几十年中就搬过几次家。

20年前，我最后一次乔迁新居，是住到了位于江津城区一栋10多层楼的电梯房。小区离江边仅100米，面对滔滔大江，视野十分开阔。清晨，推窗而望，长江北岸青山连绵，东边日出霞光满天；西边，江津长江公路大桥车流不断。春夏秋冬、日月晨昏交替的景致，好似变幻纷呈的水墨画。

在如此美丽如画的地方过着悠闲的亲水生活，不亦快哉！我家所在的小区不大，大家都称其小院。院内100来户人家，几百人在小区进进出出，天天见面，点点头笑一笑，互致问候。

在那年代，虽说小院不错，仍有不少缺陷，比如垃圾处理。看似方便大家，垃圾直通通地顺专门通道滚下楼，但楼道被污染，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；没有停车位，业主只能在外租车位停车；电力不足，电梯经常停运，这一来可苦了业主，只能一步步上上下下，叫苦不迭。

更严重的是，有一次我楼下的女子要生小孩，产妇痛得“嗷嗷”大叫，可是电梯没电不能运行。拨打120，医生来了只能抬着产妇一步步往下走。楼道窄楼层又高，还没到楼下，产妇要生了，医生只好在楼道里接生。

还有麻烦事。有些邻居虽然住进了小区，但还保持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和习惯。有一年春节前，小院人都忙着筹备过年。一户邻居居然在自家阳台上熏香肠腊肉，由于疏于看护，一个不小心几十斤香肠腊肉烧起来了。街上行人吓得赶紧报警，十多位消防人员及时赶到破门而入。幸好火还在阳台上燃烧，没有蔓延至室内，火势很快被扑灭了。

我在家听见楼道上嘈杂的声音，开门一看才知邻居家失火。见邻居惊魂未定拉着消防员的手说：“谢谢你们快速出警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！”我不客气地说：“不是消防队来得快，还会殃及池鱼。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情了。”

社会在变化，业主们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小院物业、业委会换了几批。不过如今小院的业委会主任是某单位退休的书记，一头白发的他总是笑眯眯地说：“能为大伙出力办事，是我老来的光荣。”大家称他“好楼长”！

渐渐地，我所在的小院被列为老旧小区。现在由政府补贴，为两栋楼换上了新电梯，保障了大家安全轻松出行。

随着江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，小院也不例外地投身到创建工作中。为此，院坝由水泥变成柏油地面，草坪花坛铺设了彩砖，安装监控、健身器材、乒乓球台，极大地满足了小院里老年人的桑榆之乐。

转眼间，我和老伴也进入了老年人行列。我们每天乐呵呵地同大家谈天论地，过着悠闲的生活。

小院的变化，小院人的友情，不正是幸福日子的最好印证么？

金色黄庄

□ 黎强

一

黄庄的名字很煽情
在花海中且摇曳，且绽放，且飘香
垄上的金黄色
抹了一层又一层
像极了春天的容妆
兴高采烈的人和事儿
速成一首首情诗

二

每一条路径
被花香搂住惹人的腰身
嗡嗡的蜜蜂
在花朵花枝上翔动
与风车的童话一起
在河渠阡陌彩船间百读不厌

三

写意春江水暖的鸭们
成为鹅黄色金黄色的远景
花海的缤纷与田亩融为一体
欸乃声，早已浸入碧波，没入村舍
被手机相机拍得噼噼啪啪作响
无需美颜，就晒出极致的美

四

油菜花美得当之无愧
笼络着打卡的游人
一杯很有情调的江小白
与春意盎然一起细斟慢酌
在黄庄的金碧辉煌里
让幸福也流连忘返

醉美春茶

□ 何龙飞

记得土地承包到户后，我家有了两片茶园，约6亩。

每到春天，茶园里的茶树便早早地冒出了嫩芽，鹅黄，星星点点的，装扮着茶树，让茶园分外生机勃勃。

随着春雨的频发，那些嫩芽渐渐地变成了草绿，枝干长高、粗，叶子次第舒展开来。如是姿态，岂能不美哉！

父母去看了，啧啧赞叹。我和弟弟跟着去观赏，不得不佩服父母对茶园的精心管护，以及春茶的“争气”、唯美。

“快快长吧，长大了既好看，又实用，关键是能卖好价钱，贴补家用！”激动之余，父母对春茶虔诚地祈祷，那模样，我们见了不能不感动起来。

真灵验啰！春茶迎着阳光雨露，吮吸着大地及农家肥的养分，在农药提供的保障下，茁壮成长，可令父母兴奋了，只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三叶一心的春茶是优品，两叶一心的春茶是精品，一叶一心的春茶是极品。再则，那些春茶叶子越来越翠绿，着实碧眼，心情怎能不醉美呢！

采春茶的时候到了。一家人背上背篼齐上阵。父母手脚麻利，采春茶的速度可谓快，质量可谓好，令我们羡慕至极。单是那手法，那划出的优美弧线，那可望而不可即的“收获”，就让我们望茶兴叹，感到有天壤之别。

“幺儿，我来教你们采春茶，这活路，熟练了就又好又快咯！”父母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安慰、鼓励我们。

于是，父母手把手地教我们采春茶的动作要领，让我们通过实践来印证，果真是又快又好。那时，我们的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心里乐开了花，采春茶的信心更坚定、干劲更足，即使累了，也会短暂休息后继续采；即使渴了，也会喝几口开水后接着采；即使手指被茶汁染黑，也会不管那么多地坚持采春茶，直到把既定的采春茶任务完成后，才背着春茶回屋。

天已黑了，父亲挑或背着春茶到茶厂售卖，由于采的春茶至少是优品，所以卖了个好价钱，可把他乐得眉开眼笑，醉美极了。

父亲回来通报了喜讯，煮饭的母亲，玩耍的我们可高兴了。

持续采春茶，两片茶园的采春茶任务总算完成，我们长长地舒了口气，踏实、欣慰的情愫油然而生。

不过，除了采春茶去卖外，父母还会留少部分春茶来炒，要么自家吃，要么送人，考虑十分周到。

炒春茶是个技术活。只见父亲烧火，将大铁锅烧热。母亲把春茶抱进大铁锅里，先用手捧、翻炒春茶，利于均匀受热。热度增加后，则用筷子夹、翻炒春茶或用短木棒、锅铲翻炒春茶。一个重要的尺度是，火势不能过大，否则会炒糊。尤其是在炕春茶的时候，就更需要文火或者火灰烬就行。如此火候，父母掌握得好，从未将春茶炒糊过，常令我们叹服。特别是明前茶炒得更好，色香味美。

一番劳作后，父母体验到了劳动后的醉美。我们看到炒熟、炕干的春茶，黑黑的，醒目得很，还散发出清香，扑鼻而来，够我们醉美的了。

说到做到。一袋袋春茶被母亲系紧后，挂在了木楼椽上，像一个个等待检阅的士兵，那般威武，那般可爱。

父亲爱喝茶，不时把春茶取出来泡茶水，每喝一口，就会叹息一声，有春茶喝的日子多么美好，醉美的模样不言而喻。

我们心动了，学着父亲的样子泡、喝春茶，发感叹，醉美的情愫一点不比父亲逊色，引来父亲诵出了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美句，够文绉绉的了。

为了联络亲情、友情，父母还会把炒出的春茶送给亲朋好友，自然会收获“赠人春茶，手有余香”的醉美之感。

天长日久，父母坚持做这样的茶事，做出了硕果累累，做出了深情厚谊，做出了精气神，深深地感染、激励着我们像醉美春茶一样醉美人生。

屋前那棵樱花树

□ 李晓佳

第一次遇见阿亮，是在搬进居所“香海花园”的那天下午。母亲忙着整理衣物，稚幼的我偷溜到屋前坪地，不自主地驻足在一棵美丽的花树下，独自观赏满枝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一缕淡金色的阳光洒下，恍惚以为它们就是一颗颗镶嵌在枝头的红宝石，奇丽而典雅，光洁而夺目。

“这是什么树？”我忍不住向周遭的路人打听。“松月樱。”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挺身而出。“还有半个月才开花，等它盛开的时候，你真不知有多漂亮。”那少年用清澈的眼光望向我。“真幸运，当它盛开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能看到。”我指了指树后那排低矮的红砖瓦房。“原来我们是邻居，以后就叫我阿亮。”少年会心一笑。

后来，阿亮成为我最知心的玩伴。初春，我们一起期盼樱花绽放的盛景；夏夜，我们一起站在樱树下细数星星；秋晨，我们并坐在钢琴前，一起弹唱樱花合奏曲；暮冬，我们守在小火炉旁，一起诵读散文名篇《樱花赞》。

青春的时光静静地流淌，直到那年春天，父亲病得很重，急需一笔巨额的手术费，我才体会到生活的艰辛。一个寂静的午后，我准备前往学校筹款，拉开房门，只见阿亮站在屋前，我一边踏出房门，一面问：“阿亮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他踱过来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，轻声说：“晓佳，听说你父亲病了，需要很多钱，你先把这三千元钱拿去应急。”我低下头，不知怎么答话。“快收好，以后再还给我。”他把钱塞进我的衣袋，转身离去。我顺着他的背影望去，猛然发现屋前那棵樱花树开花了，灿若云霞，美如朝阳，比桃花艳丽，比梅花柔媚，轻薄的花瓣层层叠叠，簇拥着浅黄色的花蕊，一朵紧挨一朵，密密地结在低垂的枝头，仿佛在炫耀那份亲密、炽热的友情……

青春的时光静静地流淌，直到那年春天，阿亮离开家乡，追逐他心中绮丽的梦想，我才体会到离别的惆怅。一个雨后的清晨，我们约好见面，在屋前那棵樱花树下，阿亮缓缓地开了口：“晓佳，我即将飞往北京，就读北大中文系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“匆匆，太匆匆了。”虽然这是好事，但我仍忍不住叹息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将目光定定地投向枝头残存的樱花，这时，一阵春风拂过，粉白色的花瓣从枝头飘下，宛如一只只轻盈的蝴蝶，倾尽生命，编排最后一支精彩绝伦的舞蹈，它们向熟悉的舞伴含泪微笑，依依作别，接着，随风轻轻旋转、舞动，无声地落在地面上。阿亮拾起一片花瓣，小心翼翼地藏在手心，娓娓道来：“樱花的生命很短暂，所以特别珍惜赏花的时光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太匆匆，但只要记得曾经拥有的美好，就不会留下任何遗憾。”我盯着满地零落的花瓣，微微地点头。

阿亮离开后，我没有立即回家，守在那棵樱花树下，细细咀嚼他意味深长的话语，感受到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，遇见了友情，我们要珍惜相聚的匆匆时光，错失了缘分，更要悉心珍藏曾经拥有的美好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份美好定将成为生命中永恒的记忆。